



牙·骨灰·录影带



本季主打 **媚姬** 《莲花处处开》

◆ cover 悬疑 庄秦 《牙·骨灰·录影带》 ◆ 人气 NO.1 大袖遮天 《终极真相》

*****切勿模仿!***** 胆小勿入!***** 禁止零点后阅读!*****

牙·骨灰·录影带

胡西东 张奇 选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牙·骨灰·录影带/胡西东,张奇选编.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29-3109-5

I. 牙… II. ①胡…②张…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873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1 千字/150
定 价	20.00 元



CONTENTS

牙·骨灰·录影带	文/庄秦	1
镜相	文/紫薇朱槿	17
莲花处处开	文/婉嫣	33
水色妖唇	文/胡西东	73
偷拍	文/紫薇朱槿	111
终极真相	文/大袖遮天	129
拨浪鼓	文/七根胡	147
离魂女	文/子茉	167
遗失的子弹	文/子茉	203



牙·骨灰·录影带

文 / 庄秦



1.

深夜的时候，我忽然感到透体一阵冰凉，冷得我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哆嗦。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小筑如幽灵一般钻出被窝，眯着眼睛上身僵直地向洗手间走去。

她是去上厕所吗？我却看到她并没打开洗手间的灯，而是飘飘忽忽进去后，鬼鬼祟祟叨咕着什么。

我有点好奇，跟着也下了床，走到洗手间的木门外，朝里面望了一眼，接着，我大吃一惊，差点尖叫出来。

洗手间的气窗开着，清冷的月光如流水一般倾注进屋中，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小筑站在大镜子前，手里握着一枚假牙的牙床，而假牙的牙齿正钳在她赤裸的肩膀上。

这枚假牙，是上个星期小筑带我去牙医诊所定制的，假牙新崭崭的，我还没用过。我的牙已经疼很久了，但也不算上什么大问题，可小筑最近这段时间却总向我念叨，牙齿有问题，一定要早看医生，以后要是牙齿落光了，那就糟糕了。

小筑拿着我的假牙，用力夹了一下假牙的牙床，假牙的牙齿立刻在她的肩膀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月牙形的齿印。

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我还是关切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可小筑却像是没听到我的声音一般，转过身，向我走了过来。令我惊奇的是，她的眼睛竟然是紧

紧闭着的。她从我身边走过，神情木然，仿佛根本没有觉察我的存在。

我目送着小筑回到卧室，钻进被窝，只过了几秒，我就听到被窝里传出轻轻的鼾声。

我顿时明白了，她这是在梦游。

我完全可以理解小筑的举动。这段时间她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报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她身为社长，在重压之下出现梦游的反常行为，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2.

清晨，我起床后，看到小筑并没在家里。她一定是先去了报社。

在这家名为《花边报》的小报社里，小筑是社长，而我是主编。一听这名字，各位就应该知道这是家什么报纸了。不错，我们的报纸专门刊登各种花边消息，比如什么地方的猪生的崽有五条腿呀，什么地方的婴儿一落地就长了牙呀。必须要承认，《花边报》就是份不折不扣的地摊小报，但最近我所在的城市似乎一直没出现什么特别有新闻价值的大事，我们的报纸也缺乏重量级的新闻，所以这段时间销售量锐减，报社几乎到了倒闭的边缘。

小筑很头疼，我也很头疼，我们报社的王牌记者陈杰更头疼。在我和小筑的威逼之下，他天天都在外面如一条猎犬般搜索着新闻的气味，可惜，一切都是徒劳。我猜要不了一个月，《花边报》就会毫无悬念地关门大吉。

到了报社楼下，我正准备进门，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与几个保安纠缠着。我正想询问，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小筑在电话里大声对我吼道：“快到报社来！有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这已经是很久没遇到的事了。我如同打了强心针一般，根本不想再去管楼下保安与美女之间的争执，赶紧冲进大楼，乘电梯来到报社。

进了报社，小筑一看到我，就说：“欧鹏，刚才我接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爆料电话，说郊区有人在粽子里掺入骨灰，从事不法经营。”

哦，这就是她说的特大新闻？我不禁哑然失笑，说道：“有没有搞错？骨灰掺进粽子里？这能让不法商贩降低成本吗？我很怀疑这个爆料电话的真实性。”

“我不管！”小筑大喊道，“我不管在粽子里掺骨灰会不会让商贩降低成本，我只想让报纸上出现吸引读者的噱头。就算报纸的头条写着《疑传郊区惊现骨灰粽子》的标题，也能让报纸一售而空。”

我明白她的意思了，于是说：“那你赶紧让陈杰去采访吧，多拍点照片，最好图文并茂。”

小筑的脸上忽然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她对我说：“欧鹏，陈杰出了一点事，不能外出采访，只有拜托你亲自去走一趟了。”

难怪小筑会这么急着让我赶到报社来，可是陈杰出了什么事，遇到意外了吗？

小筑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说：“陈杰‘后院起火’了，我刚才让他躲在你的办公室里……现在，他的女朋友正在楼下和保安纠缠，想上来找他算账呢！”

哦，原来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漂亮女人是陈杰的女朋友呀。早就知道这小子到处招蜂引蝶，没想到居然把麻烦引到报社来了。

唉，看来这条“骨灰粽子”的新闻，只能由我亲自去采访了。

3.

按照那个爆料电话提供的线索，我带着一台可以隐蔽拍摄的微型DV，很快就来到南郊，找到了那家名为“元宝健康风味粽子厂”的食品小作坊。

在距离粽子厂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规模很大、占了一面山的公墓，而公墓的名字就叫做“元宝山庄”。

粽子厂的老板姓甄，是个留着长发的老头。

甄师傅一看到我，就笑嘻嘻地说：“你是记者吧？”

我有点吃惊，问：“你怎么知道？”

甄师傅答道：“今天，你已经是来采访我的第七个记者了……”

我顿时黯然，看来那个打爆料电话的人，并不是只给我们一家报纸提供了消息。而看甄师傅的表情，我也猜出了那个电话完全是没有半点根据的。说不定，打电话的爆料人就是甄师傅的生意竞争者。

见我失望，甄师傅搂住了我的肩膀，说：“记者同志，你来参观一下我们厂的粽子制作过程吧，看看我在粽子里掺的究竟是不是骨灰。”

在元宝健康风味粽子厂的制作车间里，我确实实地看到几个工人正朝糯米里掺入一盆黑糊糊的粉状物，而糯米正是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材料。

我吃惊地问：“甄师傅，你们真在粽子里掺进了骨灰？”

“哈哈！”甄师傅笑了，“是的，确实是骨灰，不折不扣的骨灰。不过，这不是人骨灰，而是牛骨磨成的灰。”

甄师傅告诉我，在苏杭一带民间，流传着一种麦灰粽子的做法，就是把麦子秸秆烧成的灰掺进糯米里，制成粽子。这样不仅可以使粽子增加一丝麦子的清香，还可以让粽子吸入麦灰里所富含的碳酸钾。

甄师傅正是受了麦灰粽子的启发，深知现代人崇尚健康理念，于是很有创意地将牛骨灰掺入糯米中，令制成的粽子富含钙质——这也是他把粽子作坊取名为“元宝健康风味粽子厂”的原因。

而他在市场上销售的牛骨骨灰粽，也比一般的粽子贵了很多。

听完他的介绍，我不禁有些郁闷。一条骇人听闻的爆炸新闻，难道就变成了牛骨骨灰粽的变相广告了吗？我只好愤愤地对甄师傅说：“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竟造谣说你在粽子里掺入了人的骨灰……”

甄师傅不由笑了起来，他说：“一定是谁的联想太丰富了，看到我在粽子里掺进了牛骨灰，又知道元宝山庄里有几座坟被无聊的人挖开，把里面的遗骨偷走了，才把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

“哦？元宝山庄的坟墓被人挖开了，里面的遗骨也被偷走了？”我隐隐觉得这是一条新的新闻线索。

“呵呵，这个事嘛，就只有元宝山庄的甄道士最清楚了。”甄师傅对我说道。

“甄道士？他是什么人？和你同姓，难道是你的亲戚？”我问。甄师傅诡异地一笑后，忽然将长发向后一捋，扎成了马尾，然后从衣柜里翻出一套泛着陈旧气息的道袍，穿在身上，对我说道：“平时我是元宝健康风味粽子厂的老板，但元宝山庄有生意的时候，我就是公墓的八字先生——甄道士！”

4.

也别说，扎着马尾的甄师傅摇身变成甄道士后，倒也颇有几分道骨仙风。

我连忙向他打听元宝山庄坟墓被挖的详细情况，但他却很诚恳地告诉我，事实上坟墓确实出了点状况，但却并不是被人偷挖开了，而是因为前段时间下了太久的暴雨，所以有几座年久失修的坟被雨水冲刷出裂缝。大概附近的野狗嗅到了骨头的气味，溜到墓区衔走了骨架——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野狗永远都无法抵御骨头气味的诱惑。

不过，这样的事实真相，却难以成为《花边报》的头条新闻。

与甄师傅道别后，我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报社。

在报社附近的公交车站刚一下车，我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转过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向我打着招呼——竟是今天早晨在报社楼下与保安纠缠的那个女人，也就是陈杰的女朋友。

——她找我干什么？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欧主编，我叫沙娜娜，是陈杰的女友。我想和您谈一谈。”她对我说。

我想了想，然后与沙娜娜并肩来到了报社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坐下。

喝了一口咖啡后，沙娜娜对我说：“欧主编，我常听陈杰提起你的名字，他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陈杰会向女友这样提起我吗？我深感怀疑。如果他说我有点好色，那倒是有可能的。

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后，沙娜娜继续说道：“不瞒您说，我知道陈杰在外面有人了，我非常生气！当初我为了和他在一起，不惜与家庭决裂……”

沙娜娜告诉我，她的家境很好，但父母很不喜欢陈杰。为了陈杰，她搬出来与陈杰租房子同居，几乎算得上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可她怎么都想不到陈杰竟然会与其他女人在酒店里开房。

昨天下午，沙娜娜在公交车上无意中看到陈杰与另外一个女人肩并肩地走进一家酒店。她发疯似的下了车，拨打陈杰的电话，陈杰却说自己正在外地出差。沙娜娜在酒店大堂气呼呼地等待着那对奸夫淫妇下楼，可等来等去，却只等到陈杰一个人下了楼。

陈杰一看到沙娜娜，脸都吓白了，赶紧脚底抹油，跑出了酒店。

而那个女人则一直没下楼，沙娜娜猜她可能是从酒店后门离开的吧。

“我在车上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脸，她是个中年女子，很漂亮，很有气质。”沙娜娜向我形容道。

5.

“你告诉我这么多事，想让我怎么帮你？”我皱着眉头问道。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想让你帮我治一下陈杰，我无法忍受别人欺骗我。”沙娜娜一边说，一边

打开女式提包，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信封很厚，里面装的应该是钱。“我说过，我的家境很不错，自从昨天我看到陈杰与其他女人在一起后，我就决定不再与他来往，所以家里人也原谅了我。”她向我解释道。

嗯，这样很好。我接过了钱，问：“要我怎么治他？”

“给他穿小鞋也行，给他工作制造麻烦也行，替我狠狠打他一顿也行。如果你能杀死他，那就更好了。”沙娜娜瞪着我，补充了一句，“我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我的眉头蹙得更紧了：“杀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真能杀死他，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我有的是钱，我就是想出口恶气！”沙娜娜的眼神相当坚定。但只过了几秒，她似乎看出了我眼中另外的意思，坚定的眼神顿时变得柔和起来，她媚笑着对我说：“我指的不惜一切代价，当然也包括我的身体。”

咖啡座的桌底，沙娜娜温柔地用足尖踢了踢我的膝盖。

我真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为了报复一个负心汉，竟愿意拿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

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我对她说：“我知道在这咖啡店楼上，有家不错的钟点房旅社。”

6.

与沙娜娜分手后，我脚步虚浮地回到报社，陈杰依然躲在我的总编室里不敢出来。一回想起沙娜娜坚定的充满杀气的眼神，我就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恐惧了。

我也懒得和他再寒暄，径直到自己的电脑旁坐下，开始敲今天的采访稿。半小时后，我将艰难完成的稿件打印出来，交到小筑的手中，没想到她刚一看完，便大叫起来：“不行！这样的稿件完全不行！”

小筑的原话是，如果我把稿件写成这样，那完全是 CCTV“走进科学”栏目的报纸版，不仅澄清了恐怖传言，还替粽子厂打了免费的广告，哪里能吸引《花边报》那些喜欢追求刺激的读者？

“欧鹏，你得制造一个惊天大新闻才行！哪怕你编一个都行，大不了以后我们再辟谣好了。”小筑鼓着眼睛对我说道。

虽然我作为主编，对《花边报》的内容有所谓的决定权，但小筑作为社长以及我的老婆，更对报纸的一切内容有着不可置疑的否定权。

我只好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7.

大概是因为报社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夜里，小筑再次梦游。她在洗手间里，又一次用我的假牙在她的肩膀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齿痕。而在这时我才发现，在她的肩膀上，竟有很多个齿痕——以前我竟然没留意到，看来我们确实和大多数对婚姻感觉疲惫的中年夫妻一样，已经很久没有赤裸相对过了。

我有些自责，决定一定要好好把那个“骨灰粽子”的新闻制造出来，不能让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小筑一个人的身上。

8.

我很早就起了床，收拾停当后在自动提款机取了五千块钱。随后，我带着微型 DV 来到南郊，在粽子作坊里找到了甄师傅。

甄师傅接过我给的这五千块钱，又听了我会在他头像上打马赛克的承诺后，答应了帮我这个忙。

他换上了道士袍后，和我一起去了元宝山庄的坟场墓区。

我将DV藏在衣服袖子里，镜头从袖口伸出后，甄师傅也早已变身成甄道士，开始了他的表演。

甄师傅用铁锹挖开偏僻处的一座古旧坟茔，刨出浮土，不一会儿，一具腐朽的棺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正因为这座墓是古旧的，所以下面埋着的是棺木，而不是骨灰盒。

当着我的偷拍镜头，甄师傅剖开棺木，取出里面已经腐烂发霉的骨架。然后，我们一起下了山，回到他的粽子作坊。在作坊里，他用石磨将棺木里取出的骨架磨成了粉，又在骨灰粉里加入了香料、防腐剂、色素。最后，他把这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全都倒进了一盆糯米里，包上粽叶，制成了粽子。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用DV记录下一场由我导演出来的好戏，甄师傅就是我的演员，元宝山庄里的骨架、粽子作坊里的糯米，都是最好的道具。只要有了这些，我就可以编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关于“骨灰粽”的特大新闻。

而这样的新闻，正是小筑与《花边报》最需要的新闻。

五千块钱，绝对值得。

9.

回到报社，我很快就写好了这篇足可以震惊全市的新闻稿。我还把DV录像的截图粘贴在文档中，小筑只看了一眼便大声叫了起来：“真是太棒了！”她情不自禁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小筑将陈杰喊进她的办公室，让他一起看这篇深度报道——这家伙担心娜娜找他麻烦，今天依然躲在报社里，不敢出去。

没想到陈杰看完我的报道后，脸上却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怎么了？”我问道。

“这篇报道全是假的！”陈杰一针见血地说道，“你不能这么写！那个元宝山庄的甄道士，我采访过他的，是因为另一件特大新闻去找他的！如果你写的这篇报道见了报，那我的另一篇报道就不能继续做下去了！”

“你那篇关于元宝山庄的特大新闻又是什么题材？为什么我写了，你就不能再写了？”我好奇地问。

“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具体情况。如果不是这几天沙娜娜找我麻烦，我早就把这个新闻做出来了。”陈杰一边说，一边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我，“欧鹏，反正你不能做这个报道！”

“那怎么可以？我花了很多心血才做出的报道，你凭什么不让我做？别忘了，我才是主编！”我威胁道。

“我不管！欧鹏，如果你在报纸上发了这个报道，我绝对会不留情面地向其他报社捅出你假造新闻的真相！”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怒从心生，不禁向他冲了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他当然会还击，我们扭打在了一起。

我知道在小筑的办公桌里有一块黄铜制成的镇纸，于是我按着陈杰的头，将他扭到办公桌旁。我顺手拿起了镇纸，狠狠敲在了他的头上，一下，又一下！

我的力气很大，如果不出意外，敲的这两下，足以令陈杰的颅骨破裂——即使他不死，也会变成植物人的。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小筑的尖叫声中，我满手鲜血，摸了摸陈杰的颈动脉，没有一点气息，他已经死了。

小筑浑身战栗着，泪水从她眼眶里滑落。我明白，她无法接受我杀了陈杰的事实。

我对小筑说：“别担心，只要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就能处理陈杰的尸体，不留一点痕迹。只要你不说，没人知道他被我杀了，只会以为他为了躲避女友，不辞而别去了其他城市。而我会好好完成这篇报道，我们的《花边报》也会因此起死回生。‘骨灰粽’的新闻绝对会轰动全市，报纸的销量也会激增到我们无法

想象的数量！”

面对这样的情况，小筑也没法再多说什么，只好点了点头，对我说：“欧鹏，一切都听你的吧。”

10.

关于“骨灰粽”的报道自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甚至全市的粽子都卖不出去了。就连警方也被惊动，向我了解那些视频截图的来源。

我当然不会出卖甄师傅，更不想让人知道所有报道都是我假造的，所以我只是向警方谎称是有人匿名寄来了录影带。

至于陈杰，我当天夜里就扒光了尸体上所有的衣物，又偷了一辆车，把他拉到了荒郊野外。在一处涵洞里，我在尸体上淋了汽油，又点了火。他的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即使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尸体，也不会查到死的人是陈杰。

在焚毁尸体前，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凭着这张照片，我在沙娜娜那里拿到了十万元现金。而且，我还与她再次在咖啡店的楼上，共度了极尽缠绵的一夜。

在床上，沙娜娜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真可惜，我不知道陈杰勾搭上的那个贱女人是谁。如果再让我遇见她，我一定会亲手杀死她！”

我微笑着抚摸她的肩膀，对她说：“呵呵，我一定能想办法让你再次见到那个贱女人。”

此时，沙娜娜肩膀上那些月牙形的齿痕也像一张张笑脸，正冲着我笑。

11.

我认为应该感谢一下甄师傅，于是再次来到了“元宝健康风味粽子厂”，又